

新编楚辞索引

周秉高 著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新编楚辞索引

周秉高 著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楚辞索引/周秉高著

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1999.5

ISBN 7-81015-957-7

I. 新… II. 周… III. 楚辞-索引 IV. I 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9270 号

作 者: 周秉高

责任编辑: 张 昱 戴其芳

封面设计: 杨亦武

出 版 者: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印 刷 者: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字 数: 418 千

印 张: 16.5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版 期: 1999 年 5 月第 1 版

版 次: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软精装 40.00 元、硬精装 60.00 元

自序

屈原，中华民族之楷模，名垂罔极，永不刊灭。

楚辞，古代文学之精华，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。

但是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文字多变难认，版本前后差异，倘非专业人员，楚辞几如天书。明明对建设现代文明大有裨益，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，因此，楚辞研究，当务之急，在于普及屈原作品，宣传爱国主义。

秉高为此已作若干努力，除连续七八年坚持在刊物上开设“楚辞研究”专栏外，还先后出版《屈原赋解析》和《风骚论集》等论著。本书希望继续为此贡献绵薄之力，概而言之，有以下三点：

一、正字

楚辞距今，两千多年，不少文字偏僻、繁杂，而且同书前后或版本之间，字形多变，古今杂糅。倘仅局部纠正，自难全面可靠；今编成索引，建为体系，再加订正，庶几科学。具体讲，从两个方面入手：

首先，楚辞本来全部是繁体字，今据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《简化字总表》统一整理，凡已简化的，全部改变过来。这就为广大青年同志阅读楚辞扫清了许多障碍。

其次，楚辞中存在大量古今字、异体字、通假字，三者又往往错综交叉，成为广大青年阅读中的众多“拦路虎”。今一一甄别，加以规范。如“壅”、“廕”、“雍”实为一字，“壅”、“廕”是古今差异，“雍”、“壅”属异体之别。楚辞中，此字出现8次，王逸除“雁廕廕而南游兮”一句外，余皆用“壅”；而朱熹除“路壅绝而不通”一句外，余皆用“廕”。两人尖锐对立。现体会诗意，“壅”字大多数情况下为堵塞、

遮蔽之义，引申为糊涂、昏庸；而“𪔐𪔐”为象声词。语委《异体字整理表》指出：“𪔐”为“雍”。另外，王逸曾有注云：“‘壅’为‘雍’。”据此，本书原文基本采用王逸本，七次用“壅”；象声词中用“雍”；“𪔐”字繁而生僻，不再采用。

又如：“寂”、“冢”、“冢”亦本为一字，在楚辞中交错出现。《远游》“野寂寞其无人”（王本）一句中，朱熹写作“冢”；而《大招》“汤谷寂只”（朱本）中，王逸写作“冢”。这个事实说明：“寂”字在王逸、朱熹两人处均未规范下来。清人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解释道：“‘冢’，今字作‘寂’，《方言》作‘冢’。”据此，本书原文中统一为“寂”。

还如《远游》“鳳皇翼其承旂兮”，“曄彗星目爲旂兮”两句中，“鳳”“爲”是繁体字，“旂”“曄”“目”“旂”为异体字，今日青年同志很难看懂；现据《简化字总表》及《异体字整理表》等，一律改为“凤”、“为”、“旗”、“曄”、“以”、“旌”，读者便可一目了然。

这样的例子，不胜枚举，重要的已载入《楚辞异体字校勘记》，附于《索引》之后。

二、校勘

楚辞，名著，古来传本甚多，而文句讹误增减，比比皆是。东汉王逸即已慨叹：当时诸本，“以‘壮’为‘状’，义多乖异，事不要括。”朱熹《楚辞集注》，历史上很有影响，而其文句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颇多差异，给后人阅读带来诸多不便。如何把一个最可靠的楚辞版本奉献给读者，这是楚辞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。

洪兴祖曰：“世所传《楚词》，惟王逸本最古，凡诸本异同，皆当以此为正。又李善注本，有以‘世’为‘时’为‘代’，以‘民’为‘人’之类，皆避唐讳，当从旧本。”这段话有道理。同时，看来朱熹是认真研究了王逸“章句”内容的，其“顾王书之所取舍，与其题号离合之间，多可议者”，“至其大义，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、嗟叹咏歌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，而遽欲取喻立说，旁引曲证，以强附于其事之

已然，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，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，使原之所为悒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，又晦昧而又不见白于后世。”朱熹反王逸，有些属牵强附会，而有些则不无道理。

王、朱两书，当代最可靠的版本，当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《楚辞补注》所录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《楚辞集注》。本书以此二者为底本，参校他本，仔细校勘。有重要差异的，原文择善从之，并在每篇之后写出“校勘记”；索引则酌情二者兼收。

如《惜诵》“怨热羹而吹竽兮”一句，王逸本作“怨于羹者而吹竽兮”。校勘中发现，王本此句与上下音节规律不合，且“于”字可有可无，“者”字纯属多余；“竽”、“羹”为异体字。明清学者各有所从。本书原文采用朱本，并在《九章》“校勘记”中写明：“王逸本作‘怨于羹者而吹竽兮’；朱熹以为‘皆非是’。”而索引部分则兼收“竽”、“羹”二字。

又如《湘夫人》“沅有茝兮澧有兰”一句，王逸注曰：“‘茝’，一作‘芷’。”朱熹改写作“‘芷’”，并注曰：“一作‘茝’。”按：茝、芷皆为香草，互换似无必要，本书原文仍以王本为是。“澧”字王逸本写作“醴”并注曰：“一作‘澧’。”朱熹改写为“澧”并注曰：“一作‘醴’，非是。”按：“醴”是一种甜酒，放在此句中显然讲不通；“澧”为水名，句中与“沅”字相呼应，因此，朱本为是，本书从之。此两处差别，于《九歌》“校勘记”中一一写清。

三、奠基

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：“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。”“我们的提高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；我们的普及，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。”要想大力普及楚辞，就必须有深入的研究作指导。

文学是语言艺术，研究文学要从研究语言文字入手，此为基础。楚辞研究，自然也应如此。本书为周遍型字词索引，对楚辞的语言文字已进行一番系统梳理，可以说，楚辞语言文字上的规律已

基本显现出来,这有利于楚辞研究的深入。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,本人对楚辞中大量出现“兮”字一事甚感诧异,深入钻研,就发现“楚辞不可歌唱”的“千古定论”居然不能存立,于是撰成《“兮”字与楚辞的音乐性》一文发表。一位老学者阅后来信,说此文“很有说服力”。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,等待有兴趣者去研究、发掘。倘能为后来的研究者开道或奠基,作为本书作者,自认为十几年的艰辛劳动就十分值得。

本书题目上有“新编”二字,乃为有别于日本学者竹治贞夫君1971年所编《楚辞索引》一书而言。这是两本不同的工具书。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:

1. 底本不同。竹书“以四部丛刊本楚辞为底本;底本之显著误脱处,则依汲古阁本订正之。”本书主要依据的中华书局1981年版,则“用汲古阁刊本标点排印,据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翻宋本及《文选》李善注等作了一些必要的校正”;本书还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《楚辞集注》(与上书有重要差异);同时参校他本,仔细校勘,然后整理出一个全新的原文,以作为索引之底本。

2. 范围不同。竹书以旧十七卷《楚辞》为对象。本书则不收《惜誓》以下七卷汉人作品。因为“楚辞”有两个含义:一为文体名,一为书籍名。作为文学体裁,“楚辞”是一个特定的概念,其历史坐标为:时间——战国后期,地点——楚国地区;其代表人物为屈原及其同时代作家。这是介于《诗经》和汉赋之间的一种特殊体裁。王逸曾云:

而屈原履忠被谮,忧悲愁思,独依诗人之义而作《离骚》,上以讽谏,下以自慰。遭时暗乱,不见省纳,不胜愤懑,遂复作《九歌》以下凡二十五篇。

楚人高其行义,玮其文采,以相教传。

至于孝武帝,恢廓道训,使淮南王安作《离骚经》章

句，则大义粲然。

后世雄俊，莫不瞻慕，舒肆妙虑，纡述其词……

屈原之词，诚博远矣，自终没以来，名儒博达之士，著造词赋，莫不拟则其仪表，祖式其模范，取其要妙，窃其华藻……

从这里，人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：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与“后世雄俊”或“名儒博达之士”的“纡述”、“拟则”、“祖式”、“取”“窃”之作，具有本质差别，不能同日而语。另外，所谓的“后世雄俊”或“名儒博士之士”，汉代即指贾谊、淮南小山、东方朔、严忌、王褒、刘向及王逸本人，其中除刘向算是个楚人（沛人）外，余者均非楚人，焉能“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？因此，王逸等将汉人（包括他们本人）作品硬附于屈原作品之后，颇有狗尾续貂之嫌，居然还进而统“号为楚辞”，后人怎能予以认同？事实上，后七卷，宋人之后就已无多少读者；明清著名楚辞学者如汪瑗、李陈玉、蒋驥、胡文英等均已将后七卷删削殆尽。历史无情，大浪淘沙，我们不要再倒退回去。本书是“楚辞索引”而非“《楚辞》索引”。

3. 用字不同。竹书全用繁体字，本书采用简化字。众所周知，除港、澳、台地区外，绝大多数中国人熟悉的是简化字，而对相当数量的繁体字则已十分生疏。

4. 方法不同。竹书“文字悉依总划排列，同划者则依《康熙字典》顺序排列之。”本书索引每个字头按四角号码次序排列。正如潘树广《古籍索引概论》所指出的那样：“笔画排检法虽然原理简单，但有些字的笔画也不容易数得准。……有些字印刷体与书写体不一致，新字形与旧字形不一致，这都为查检增加了困难。”而四角号码检字法“具有直接、便捷的优点”。而且，为了方便不同读者，本书另附有拼音检字表、笔画检字表、繁简字对照表和异体字对照表。

5. 目的不同。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君为

竹治贞夫君一书作序云：

……是以旧时士子之于楚辞类多熟读成诵。顾自西方学术思想东渐，科学昌明以来，士子所习，非如旧时，专精经史与辞章之学而已，以今视昔，其繁难何止十百倍，罢精竭力，常恐不济，楚辞成诵，绝无可能，掘管为文之时，欲如旧时之稽考陈篇，融经铸史，有懵焉何求之叹矣，于是竹治贞夫君之《楚辞索引》应运而兴。

简而言之，竹书写作目的似乎主要为知识分子“稽考陈篇，融经铸史”时更加方便些。而本书写作目的，如前所述，主要为普及楚辞，同时也为楚辞研究的深入奠个坚实的基础。

古籍索引，治学工具。编撰此类书籍，务求科学、谨严，要经得起历史检验。秉高不才，编撰此书，断断续续前后历十余年。前年已基本告竣，前年6月，时任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戴其芳先生光临敝斋，检阅本书部分文稿后即嘱交付出版。戴先生如此信任与支持，秉高不胜感动；而越如此，此书越不能草率出手，以辜负先生一番美意。一年多来，又几次复查、核对，惟恐内容还有差错、遗漏。即使如此，由于水平所限，讹误、遗漏之处仍恐难免，还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公元1999年2月12日

凡 例

一、本书检索楚辞,不查汉人之作。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我国南方楚地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诗歌,即传统的“25篇”屈赋,外加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和《九辩》。王逸《章句》第11卷(贾谊所作)之后均为汉人仿骚之作,不过“作赋骋辞,以赞其志”而已,并非楚辞正宗;朱熹《集注》将此删成5卷,明清一些著名楚辞学者则将此斧削殆尽,今日更不应该倒退。

二、本书为周遍型字词索引。单字立目,无一遗漏。读者只要举出楚辞中任何一字,便可查清其所在原句、篇章及在楚辞中的总量,以利于进一步研究。

三、索引前印有经过标点和校勘的楚辞原文。原文以中华书局《楚辞补注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楚辞集注》为底本,参校其余版本,仔细勘定,用简化字分行过录。为查检方便,篇名前均加有序码,原文每隔10句也加注序码。为阅读方便,原文大小层次交界处,均空一行,以作标志。

四、索引部分:

1. 本索引主要采用四角号码查字法。具体笔形代号、查字方法和其它内容,读者可参阅上海辞书出版社《辞海四角号码查字表》前三项。

2. 每个字头按四角号码次序排列,同一号码中又按小号次序排列。如:

2414₇ [鯪]

2416₀ [绪]

2416₁ [结]

2418₄ [续]

大小号均相同者，按首次出现的篇序、句序先后排列。如：

2824₀ [傲]

2824₀ [微]

因为“傲”字首句“保厥美以骄 O 兮”出现在《离骚》第 229 句，“微”字首句“昏 O 遵迹”出现在《天问》第 231 句；而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的篇序为一、三。又如：

3012₇ [騫]

3012₇ [滂]

这两个字都在《大招》中，“騫”字出现在第 26 句，“滂”字出现在第 117 句。

3. 字头下，按出现之先后次序，排列含有该字的全部诗句；句中“O”即示该字位置；各句之后的数码表示原文的篇序、句序。如：

2815₁ [鲜]

固乱流其 O 终兮 一/151

O 蠙甘鸡 九/65

若 O 卑只 九/124

即表示“鲜”字的四角号码为“2815₁”，其中第一句为《离骚》（篇序为“一”）第 151 句，第二句为《大招》（篇序为“九”）第 65 句，第三句为《大招》第 124 句。

4.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均为组歌形式，两题在全书中按大数次序排列（《九歌》为“二”、《九章》为“四”），而各组内诗篇按小数次序排列，如《九歌》内：1.《东皇太乙》，2.《云中君》，3.《湘君》……，又如《九章》内：1.《惜诵》，2.《涉江》，3.《哀郢》……

5. 楚辞中有些诗句重复出现，即在此句下并列篇、句数码，余皆不录。如：

芳 O 泽其杂糅兮 一/119

四 - 6/47

四 - 7/51

即“芳与泽其杂糅兮”一句分别为《离骚》第 119 句,《九章·思美人》第 47 句、《九章·惜往日》第 51 句。同句出现在同一篇中,则在该篇之数码后并列句之数码,如“纷总总其离合兮”在《离骚》中出现两次,分别为第 205 句和第 225 句,索引中便注为:

O 总总其离合兮 一/205、225

6. 各篇题目也编入索引,除标明篇目编号外,还注有“篇名”二字。如

O(天)问 三/篇名

O(卜)居 六/篇名

五、本书另有拼音检字表、笔画检字表、繁简字对照表和异体字对照表,不会使用四角号码和不习简化字的读者,可利用此四表查明四角号码,便可进行检索。

六、楚辞中不少异体字衍变情况复杂,本书一一加以规范,具体考订过程载入《楚辞异体字校勘记》,附于全书最后。

公元 1996 年 3 月 20 日

目 录

楚辞原文	1
拼音检字表	74
笔画检字表	104
四角号码索引	121

附：

楚辞繁简字对照表	477
楚辞异体字对照表	487
楚辞异体字校勘记	490

楚 辞 原 文

一、离 骚

1. 帝高阳之苗裔兮，
朕皇考曰伯庸。
摄提贞于孟陬兮，
惟庚寅吾以降。
皇览揆余初度兮，^①
肇锡余以嘉名；
名余曰正则兮，
字余曰灵均。

-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
10. 又重之以修能。
扈江离与辟芷兮，
纫秋兰以为佩。
汨余若将不及兮，
恐年岁之不吾与。
朝搴阰之木兰兮，
夕揽洲之宿莽。^②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
春与秋其代序；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

20. 恐美人之迟暮；
不抚壮而弃秽兮，
何不改乎此度？^③
乘骐骥以驰骋兮，
来吾道夫先路！

- 昔三后之纯粹兮，
固众芳之所在。
杂申椒与菌桂兮，
岂维纫夫蕙茝？
彼尧舜之耿介兮，
30. 既遵道而得路。
何桀纣之猖披兮，^④
夫唯捷径以窘步！

- 惟党人之偷乐兮，^⑤
路幽昧以险隘。
岂余身之惮殃兮，
恐皇舆之败绩。
忽奔走以先后兮，

及前王之踵武。

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^⑥

40. 反信谗而齎怒。

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，

忍而不能舍也！

指九天以为正兮，

夫唯灵修之故也！

曰黄昏以为期兮，

羌中道而改路。^⑦

初既与余成言兮，

后悔遁而有他。

余既不难夫离别兮，

伤灵修之数化。

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

50. 又树蕙之百亩；^⑧

畦留夷与揭车兮，

杂杜衡与芳芷。

冀枝叶之峻茂兮，

愿俟时乎吾将刈。

虽萎绝其亦何伤兮，

哀众芳之芜秽！

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

凭不厌乎求索。

羌内恕己以量人兮，

60. 各兴心而嫉妒。

忽驰骛以追逐兮，

非余心之所急。

老冉冉其将至兮，

恐修名之不立。

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

夕餐秋菊之落英。

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，

长顚领亦何伤。

揽木根以结茝兮，

70. 贯薜荔之落蕊；

矫菌桂以纫蕙兮，

索胡绳之緜緜。

謇吾法夫前修兮，

非世俗之所服；

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

愿依彭咸之遗则。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

哀民生之多艰。

余虽好修姱以鞿羈兮，

80. 謇朝谇而夕替。

既替余以蕙纁兮，

又申之以揽茝。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

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怨灵修之浩荡兮，

终不察夫民心。

-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
谣诼谓余以善淫。
固时俗之工巧兮，
90. 佞规矩而改错；
背绳墨以追曲兮，
竞周容以为度。
饨郁邑余侘傺兮，
吾独穷困乎此时也！
宁溘死以流亡兮，
余不忍为此态也！

- 鸷鸟之不群兮，
自前世而固然。
何方圜之能周兮，
100. 夫孰异道而相安？
屈心而抑志兮，
忍尤而攘诟。⑨
伏清白以死直兮，
固前圣之所厚。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
延伫乎吾将反。
回朕车以复路兮，
及行迷之未远。
步余马于兰皋兮，
110. 驰椒丘且焉止息。
进不入以离尤兮，
退将复修吾初服。
制芰荷以为衣兮，

- 集芙蓉以为裳。
不吾知其亦已兮，
苟余情其信芳。
高余冠之岌岌兮，
长余佩之陆离。
芳与泽其杂糅兮，
120. 唯昭质其犹未亏。
忽反顾以游目兮，
将往观乎四荒。
佩缤纷其繁饰兮，
芳菲菲其弥章。

- 民生各有所乐兮，
余独好修以为常。
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
岂余心之可惩！
女嬃之婞媛兮，
130. 申申其詈予。
曰：“鲧婞直以亡身兮，
终然天乎羽之野。
汝何博謇而好修兮，
纷独有此婞节？
蓀薺以盈室兮，
判独离而不服。
众不可户说兮，
孰云察余之中情？
世并举而好朋兮，

140. 夫何茆独而不予听？”

依前圣以节中兮，
喟凭心而历兹。
济沅湘以南征兮，
就重华而陈词：

“启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兮，
夏康娱以自纵；
不顾难以图后兮，
五子用失乎家巷。”⑩

“羿淫游以佚畋兮，
150. 又好射夫封狐；
固乱流其鲜终兮，
浞又贪夫厥家。

“浇身被服强圉兮，
纵欲而不忍；
日康娱而自忘兮，
厥首用夫颠陨。

“夏桀之常违兮，
乃遂焉而逢殃。
后辛之菹醢兮，
160. 殷宗用而不长。”⑪

“汤禹俨而祗敬兮，

周论道而莫差；
举贤而授能兮，⑫
循绳墨而不颇。

“皇天无私阿兮，
览民德焉错辅。
夫维圣哲以茂行兮，⑬
苟得用此下土。

“瞻前而顾后兮，
170. 相观民之计极：
夫孰非义而可用兮，
孰非善而可服？

“阼余身其危死兮，⑭
览余初其犹未悔。
不量凿而正枘兮，
固前修以菹醢。”

曾歔歔余郁邑兮，
哀朕时之不当。
揽茹蕙以掩涕兮，
180. 沾余襟之浪浪。

跪敷衽以陈辞兮，
耿吾既得此中正。
驰玉虬以乘鹭兮，
溘埃风余上征。